

《闽都别记》中的海洋文化

林娟

(闽江学院 人文学院, 福州 350108)

摘要:《闽都别记》是一部由福建人编纂的福建地方文学作品,是福州民俗文化与民间文学之瑰宝。《闽都别记》中所展现的人物风貌、风俗习惯都与海洋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海洋叙事、海洋经济、海洋信仰等方面,探究《闽都别记》中所展现的闽都海洋文学的书写,同时将作品中海洋文化的体现作为关注点,分析闽都文学在中国海洋文学中的地位,启发人们在开拓海洋文化的当下,应重视海洋文学的传承与发展。

关键词:海洋文化;《闽都别记》;海洋叙事;海洋经济;海洋信仰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0)02-0013-07

《闽都别记》是清代中期人士“里人何求”所著,它是闽地文学史上一部重要的长篇白话小说。该书成书于清乾隆嘉庆时期,原以线装本以及木刻本现世,民国初年石印本应运而生。《闽都别记》为章回体小说,总共有400回,约120万字。全书以福州城的开发与变迁为中心,人物活动牵涉甚广,不仅与全国各地有着联系,甚至描写了福建与中亚西亚的交通往来。作品记述了后唐五代十国至清代的闽地兴衰,集闽地山光水色、名胜古迹、风土人情、民俗传说及重大史事于一体。

以往,在对《闽都别记》的研究考察中,学者们多从小说中所描绘的地域特点、风土人情以及信仰等角度阐释分析文本的艺术价值和文学内涵,挖掘当时的时代背景,但从闽地海洋文化方面进行的研究则几乎没有。从文本中提炼观点进行海洋文化的阐述,无疑对近代闽都文学中海洋书写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古时候便有“闽在海中”这一传说,而《闽都别记》中所展现的人物风貌、风俗习惯都与海洋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对于创作叙事、经济与信仰的描写,更是与海洋息息相关。

一、《闽都别记》与海洋文化的关系

何为海洋文化?笔者认为海洋文化并不是指

内陆文化向沿海地区的延伸,而是指在特定的生产生活实践活动中形成,是沿海地区人民在日常生活、养殖、捕捞、商贸等涉海活动中逐渐形成与发展起来的。中国的先辈在旧石器时代便开始认识海洋,并逐步有了对于开发、利用海洋的认识以及海神信仰、航海造船技术和外海贸易活动,留下了大量海洋文化遗产。

由古至今,因福建特殊的地理位置,海洋文化十分发达。历史上,福建与海外诸国都有有着深远的文化联系,通过这样的联系也缔造了深厚的海洋文化底蕴。福建是构建中华文化与海外文化交流桥梁的支点,在中国各个地域文化中自成一格,有着独特的地位。

华夏文化发源于中原内陆,它在向四周扩散传播的途中,融合了东夷文化和越文化。夷、越都是海洋民族,他们的航海传统是源远流长的,尤其是闽地的闽越人。当汉族进入闽中地区后,与闽越族融合,福建人应运而生。新闽人继承了闽越人高超的航海技术和文化,加上汉人先进的木材制造技术,航海文化长期占领着世界的前沿。

《闽都别记》在福州乃至福建海洋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福建历史上流传至今篇幅最长的一本传奇话本小说,充满着浓郁的海洋文化气韵,张扬了福建海洋文化气息。福州成为

收稿日期:2020-01-10

基金项目:2017年福建省教育厅中青年项目“近代闽都文学中的海洋书写研究”(JAS170358)

作者简介:林娟(1976—),女,福建南平人,文学硕士,闽江学院人文学院讲师。

中国海洋文化最发达区域之一,数千年来一直与海外世界保持密切的文化往来,而《闽都别记》中所记载的乡土人情及临海文化地域特色,都与海洋息息相关。不仅如此,书中所描绘的涉海事件和涉海人群大部分也确实存在,这为福建海洋文化的繁盛提供了佐证。

二、《闽都别记》中的海洋叙事

自古以来,闽人傍海而居,而《闽都别记》作为福建地方小说,广泛反映了以福建省之都福州为核心的福建社会现实,在海洋叙事中充分展现了福州人民丰富的海洋文化。杨中举先生曾说过:“那种渗透着海洋精神,或体现着作家明显的海洋意识,或以海或海的精神为描写或歌咏对象,或描写的生活以海为明显背景,或与海联系在一起并赋予人或物以海洋气息的文学作品都可以列入海洋文学的范畴。”^{[1]54}以此可推,我国的海洋文学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而从海洋文化的观点而言,《闽都别记》中的海洋文化观既赓续了我国的传统文化思维,又有所继承发展与升华。

(一) 洋溢海洋气息的创作叙事

作为一部著名的民间长篇传奇小说,《闽都别记》的创作风格别出机杼,叙述手法也颇具特色。其创作叙事与海洋息息相关。“纵观全书,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是精彩纷呈的民间传说故事,还是语气凝重的历史故事演绎;无论是喧闹繁杂的闽中街道市井,还是淳朴憨厚的乡村农民渔夫,一个个人物故事、一件件历史传奇、一桩桩市井传闻、一处处风土人情,在著者的娓娓讲述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示。”^{[2]300}在《闽都别记》中细致描绘了福州地域与海洋文化有关的生活情境,从这水土一方中,透露出浓烈的海洋色彩,洋溢着浓重的海洋气息。比如,各类传说讲述了福州各个有名地点名字的由来,如渡鸡口、泛船浦(番船浦)、番鬼巷、吉庇巷(急避巷)的来历,无不渗透着海洋的元素,具有海洋叙事的特点。

《闽都别记》的故事内容也与海洋息息相关。如第三一六和第三四三回讲述了郑成功的发家经历,之后受招为官,以及他英勇抗击荷兰侵略者的过程,虽然有虚构的成份,但此部分内容还是与相关历史文献基本一致的。小说中的第二一九、二七二至二七五等回,还涉及到郑和下西洋的内容。历史上,郑和下西洋的途经地有福州长乐,同时也涉及到泉州等地,这也是充满海洋元素的叙事内

容,撇去小说创作中必不可少的虚构因素,其基于人物生平写实的海洋叙事是不可忽视的。

福建文学的海洋性不同于内陆地区,它最早应来源于生存在沿海地区的涉海人群们的生活习性。《汉书·严助传》中记载,闽人“习于水斗,便于用舟”。正是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加上时代变迁,唐宋以降的海外贸易浪潮兴起,海丝之路不断扩展,人们对于海的认知也在循序渐进。过往人们在对海洋还是望文生义的情况下,便将各式千奇百怪的联想赋予其中,而经过时间推移,对海洋的了解变得丰富之后,逐步被现实层面的理性认知所取代。“小说中的海洋叙事不再像过去描述的那样是一种遥远的想象,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土地。”^{[3]6-11}闽地的涉海人群以船为家,以海为田,这使得《闽都别记》中的海洋书写不单是将海洋作为一种象征性符号来阐发与描绘,更是使得这部小说的海洋文化具有现实的维度意义。

(二) 临海地域文化的丰富渲染

《闽都别记》著于福建地区,古有“闽在海中”之说,这说明福建有着相当特殊的地理位置。作为东南沿海地域的“闽都”,其地域文化是浸染着海洋气韵的。如薛菁教授所言:“闽都文化是一支兼具内陆性与海洋性特质的复合型、综合性的地域文化,由此决定了福州人的人文性格是以大陆性和海洋性兼具的双重性为特征,这主要是由闽都特定的‘负陆面海’、‘山海兼备’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以及长期为‘都’的社会人文环境所决定。”^{[4]120-128}这种依山傍海的地域环境造就了闽人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形成了别有风味的临海地域文化。《闽都别记》中的人文环境描写也丰富了这一表现,临海地域文化渐渐融合到字里行间,让作品绽放出绚丽的光彩。

《闽都别记》对许多故事情节和人物的叙述,除了保留一些旧时说书风格以外,不少人物情节也描写得十分生动有趣,且富有海洋元素。小说中女神陈靖姑形象,正是闽中临海地域文化的典型表现。陈靖姑又称临水夫人,具有“水神”的属性。关于陈靖姑传说故事的叙述在小说中占了很大一部分,跨度由第二十一回始,至八十六回终,约占全书的六分之一。在书中陈靖姑在内庭为师,尝代夫断破“刘九娘错认夫,徐德兴错认妻”“风吹鸭蛋壳,财去心安乐”“张衫帽带李试头上”“错听妇言而乖骨肉”等十二案。正因为陈靖姑

是福建“水神”的代表,与她相关的不少故事的背景是设置于海洋环境之中,人物行为活动受到海洋环境影响。陈靖姑无疑是以福建临海地域文化为根基所诞生的重要神祇。民间祭祀所吟唱的《三大夫人经》中的《陈氏夫人宝诰》也充分体现陈靖姑的海洋属性:“娘娘或在云中骑白马,或在海上救翻船,或在民间救生产,或在阴间夺三魂。”^[5]^[52]《闽都别记》在充分描述陈靖姑传说传奇性的同时,把具有“海上救翻船”能力的“水神”陈靖姑,描绘得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充分展示了福建临海的地域文化特色。《闽都别记》中还有很多关于出海探险的故事,以及大量关于遥远的海岛奇异的风土人情的描绘。这些都说明因为福建独特的临海地域特点,作者把文学描写的对象都放在海洋之上。随着临海地区人们对海洋领域的了解不断深化,对海洋文化的自信也在作品中充分展现,大胆书写海洋、在小说中充分发挥对海洋的想像力,这些都符合临海地域文化的特点。

《闽都别记》被视为研究闽地文化的重要参考资料。人类往往生活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从而产生不同的文化,又由于不同的文化环境,产生不同的习惯行为和生活方式。因此,描写临海的自然环境下福建地区风土人情的《闽都别记》中所展现的临海地域文化,无不反映出福建文化的海洋元素。

三、《闽都别记》中的海洋经济

福建地区对外贸易开始的时间较早,历史悠久,且涉及到的国家数目众多。在《诸蕃志》《闽书》《岛夷志略》《云麓漫钞》等书中就记载了福州与海外数十个国家地区贸易往来的通商口岸、贸易线路和对外贸易情况。在唐代中至五代期间,福州是“海上丝路”的重要港口城市和经济文化中心,在当时与广州和扬州并称为三大贸易港口。《闽都别记》中描写的奇特的海外贸易及海商冒险经历,虽说大部分是想象力的产物,但有些内容还是比较贴近现实,真切地展现出福建古代海外交往的情况。

《闽都别记》中提到在历史上与福建有过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有琉球国、扶余国(朝鲜半岛)、日本国、麻喇国(今马六甲)、荷兰、交趾国(即安南国,今越南)、渤泥国(今文莱)等。作品中涉及到福建沿海地区的“闽人三十六姓”移居琉球、郑和下西洋等历史事件,都反映了闽人海外

交往历史的久远。以上这些在闽都的海外贸易、文化交流历史中确切发生过的事情,在书中都不同程度地得到反映和描述。与海商形象的正面塑造,一齐展现了海洋文化的内涵。

(一)闽人与海外的交往

在《闽都别记》中,全书涉及闽都,也就是闽人与海外交往的相关章回数占了全书篇幅的十分之一,有40多回。在此众多的章回数中,有的是讲述闽商异国活动交往的状况,情节生动,富有冒险气息和浪漫色彩。这些描述和统计,都反映了福建,特别是福州地区的人民搏击风浪,以海为生,也反映了闽人历史悠久的海外交往活动。书中描写的发展海上贸易的情景,与此同时构建的是本质上商业、图利且充满竞争的海洋文化观,这一点对福州海民的影响十分巨大。

《闽都别记》中所记载的闽人与海外交往的类别,笔者认为大致可分为四种。一是远洋游历,如关于林仁翰率领铁麻姑、吴云程、林庆云、周新月等人多次出海旅行;二是商业交流,海商与海外国家进行的流通贸易等金钱交易;三是记载历史,如宋元时期对台湾的开发,或是明代时期郑和从长乐登舟下西洋,或是郑成功赶走荷兰人等历史事件;四是虚构的奇幻描绘,虽然基于现实历史,但依旧充满了亦幻亦真的故事。如福州东山许参将带兵征伐途中遭遇大人国、小人国等,整部小说中出现了将近50个海外扶余。正如小说中的林仁翰在一四六回中所说的:“古来惟有张骞访遍海外,不意吾侪极北穷南复东。”诚然许多内容都是出自说书人之口,但当我们参照史实之后,便会发现这些故事情节虽然经过相应的加工,但大多有史可据,有的甚至能够将史籍记载酌盈注虚。

一四四回中写道,林仁翰等人离开日本后,还未过上两天就遇上狂风暴雨,又过五日终是抵达到一处“昼惟云光,夜只星灿,不见日月,疑出九天之外”的地方——烛阴国。后文解释道,烛阴国常年不见天日,只有时常翱翔于天空的烛龙,“烛龙遍身之甲生光如昼,驻于北方,身长千里,……昂其首以照北海,其视为昼,其瞑为夜”^[6]^[52]。从书中描写的这些特征看,可以大胆地猜测,烛阴国应该位于北极。北极日照十分特别,冬夏两季节都会经历极端的日照变化,极昼极夜最长可达半年之久,半年是白天,半年是黑夜。若在冬季的时候抵达北极,的确会有常年都处于黑夜之中的感觉。所谓烛龙,这也不是说书人的呓语,它就是

北极光。《山海经》中有记载，“钟山之神，名日烛阴，视为昼，瞑为夜，吹为冬，呼为夏。……身长千里，在无启之东。”^{[7]188}这个烛阴即是烛龙，至《山海经》以来，中国人就一直称北极光为烛龙。综上所述，《闽都别记》中详细记叙的烛阴国气象，与北极的气象别无二致，如果不是身临其境，要做出这般生动的描述不亚于枯木生花。此外，林仁翰等人是离开日本要归国后才漂至烛阴国的，而北极正位于日本北面，从方位上看也是不无可能的。

回看第二六一回，福州商人很可能到过非洲国家。漳州的一艘货船失事，只存活下来5人，他们抱木逐流，漂至“从来与中国无往来，系乃极西之地”的麻喇国。由史书上看，这个麻喇国应就是古麻刺朗国，它是位于马六甲海峡，是菲律宾古国，故地在今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但是如果仔细分析的话，后文说到五姓传人被麻喇国遣返回福州时，船在洋面上漂泊了半年有余才抵达交趾。交趾是越南的古称，距马六甲海峡至多不过十几天的航程。因此这书中记载的所谓麻喇国，很可能说的不是古麻刺朗国。而且从书中对于这个“麻喇国”的国王国民的外貌描写来看，他们的长相和中国人差距很大。福州商人郝元登岸后，该国番王连喊是鬼，惊吓过度卧床不起，甚至还被逐出境，后来只得将脸涂黑在此地生活。后来回福州时带了28个该国的水手，登岸后福州人见其面貌也是怛然失色，严重到官府禁止他们出街，还关了起来。那他们到底是哪国人呢？书中描写该国国王“凸嘴仰鼻”，该国人皮肤黝黑，状如夜叉，从这些特征来推测，这个国家多半是非洲国家，否则五姓传人在返航的时候，不会用了半年功夫才到交趾。

《闽都别记》中所描写的与海外的交往，整体而言是基于那个时代对海洋的认识与向往，也体现了闽都人民对大海深厚的情结。作者在《闽都别记》中将史实和想象相结合，不仅体现了海洋文化以及对海洋书写的重视，还呈现出了海洋文化丰富的内涵和多样化的表现形式，它对福建海外交往历史的研究无疑是有帮助的。

（二）研桑心计的海商形象

公元一世纪，福州港称为东冶港，是中国直达越南的最古老的港口之一，同时这里也是我国为数不多的对外贸易长盛不衰的港口城市之一。从古至今，福州的对外贸易一直比较活跃，特别是对

外海的贸易，因此，在《闽都别记》中刻画了许多在海外活动的福州海商形象。

首先，《闽都别记》中对海外贸易的诸多描写，从侧面凸显了极具冒险精神的福州海商形象。在十九回中，说福州有一位大海商，姓吴名光，有百万家财。生了6个儿子，拥有10只海船，往常都在天津、淮、扬等处往返装运货物，而且还经常出洋贸易。在一四五回中林仁翰、周新月等人远航，途经火幽国、鬼国、大人国、一臂国、一目国、奇肱国、矛利国、长毛国、无臂国、后眼国等^[6]。历经几十个国家，途中险象环生，在海上沉浮了十数个昼夜，历尽艰难，又在海上漂泊数年后，才终于返回故乡。他们返航时还带回了无数白银黄金、明珠及稀世之珍。又如二六一回所载的郝元等五人，因疾雨暴风漂流至异乡，“在麻喇国为番王辅佐，不觉十六年”，而后国内动荡，麻喇国国王哈卜满请五姓之人同逃，一番波折后被去王位。在二六三回又说到“先前五姓只五人往麻喇国，历年四五十年，男女共传六十四个”，建造大船，载金银而归国。由此可见，闽都海商的强韧精神力和交涉能力。

其次，透过《闽都别记》中故事的斑斓色彩可窥一斑而知全豹，古代福州商贾与海外诸国之间的关系是辅车相依的，甚至受到某种程度上的优待。由唐宋至今，福建人民与朝鲜地区的往来依旧频繁，如今有些赴日的交往亦是通过朝鲜抵达的。在《闽都别记》一四七回中提到了扶余国，扶余国即为古代朝鲜半岛上的一个国家，“该国离中华甚远，闻木船至便喜，即令使者来迎通船人等入殿庭款待，船仍交有司修整”。与林仁翰一同前往的吴云程以一副精巧对联得了王的欢心，欲召吴云程为御妹太平春之夫，就算知道吴云程已经有妻子也不介意，甚至说可“居为次房，亦可屈从”。

在《高丽史》中有记载，公元1019年7月，有福州商人虞瑄等一百人“来献香药”；三年后，又有“宋福州人陈象中等献方物”。每当有商人来到，当地政府都会倒屣相迎，高丽王庭都会“密试其所能，诱以禄仕，或强留之终身，朝廷使至，有陈牒来诉者，则取以归”^{[8]2604}。如1015年，有个福建商人欧阳徵就被王庭任命为左拾遗的高官，在《闽都别记》中扶余国王处心积虑想要留下吴云程等人，正是这种密切关系的反映。

作为一个关键的商贸中介点，闽都海商可以说是执掌了海洋贸易的交易权。从《闽都别记》

中对这些海商性格状貌的塑造上来看，作者对他们的肯定毋庸置疑的。“海洋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形成一种稳定的力量，内化到人们的性格中，重商与务实逐利精神是海洋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9][11]}。《闽都别记》大量描写的商人形象，其实是对当时清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展现。作者将时代气息糅合进作品，表现其对追名逐利观念的推许。就在这样的海洋文化影响之下，闽都商人们走避苛政、毫无畏忌的对自由的信仰和冒险主义精神得到了更出众的映现。不仅是描绘了现实层面，也是对随时代发展而时刻变更的海洋文化的刻画。

四、《闽都别记》中的海洋信仰

在《闽都别记》的许多章回中，分别穿插、烘托和叙述了在闽都民间长期流传的传说，以及众多神仙鬼怪们，如蛇所化的隐仙，抑或是临水夫人陈靖姑。人们所信仰的这些神仙鬼怪，当时不仅仅只是存在于民间社会和广泛大众的精神生活中，同时还具有极大的影响力。由于福州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此地的信仰传说与大海也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 历久弥新的海洋图腾

《说文解字》中是这样解释“闽”字的：“闽，东南越蛇种，从虫，门声”。“蛇种”的意思就是蛇族，就是信仰蛇神的氏族。在长期生活于深山野澳和江河湖海之中懵懂的先民看来，蛇类宛若具有某种超自然的能力，因而对它尊崇加之，直至发展为自己氏族的图腾，奉为圭臬。氏族的人们将蛇视为自己的祖先或保护神，蛇信仰这种文化形式通过与海洋性相结合的方式顽强地保留了下来。在《闽都别记》中有不少有趣的民间传说和神话传说，这些传说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古代闽越种族的图腾崇拜习俗。

在第三五三回的“缪隐仙感情选乘龙”中讲述了雌蛇化女择婿，并生下一男婴的故事，其大略云：“那永福（永泰旧名）方广岩西北，有一大山，洞中有白牝蛇，不知修炼几多年，能变为人，常隐不现，从未为祟……自名为缪隐仙，知书识礼，并无色欲之心，见人即隐，故无人知。”^{[6][1275]}后蛇仙有感于人间情爱的缠绵真挚，遂起择夫之心，在方广岩下开一酒店，与福清叶向高堂侄叶青选秀才成家生子，大儿取名“施郎”，二儿取名“夔郎”（“施”福州方言与“蛇”谐音，“夔”乃龙之属）。

一日，隐仙饮雄黄酒，现出原形，“欲试夫之心情真假，变出原形，看其如何？如果情深不嫌异类，至死不改无二”。青选果然不嫌弃害怕，于是隐仙又幻化为人，“自此妻益敬夫，夫倍爱妻，无半点疑异”。

同时，在《闽都别记》八十五回中，说到刘遵礼之妹被大蛇掳走，他到龙虎山学法归来后，入洞杀了八子。其妹抱子而出，诉说夫妇二人恩爱，求刘遵礼恕之并令大蛇改邪归正。刘遵礼遂使天师奏达给玉帝，玉帝准其归正，封刘氏为人间种痘夫人，蟒蛇王被封为“蟒天洞主”。二人原本居住的山也被封为“大蛇山”，后来逐渐演化为大畲山，“蟒天洞主”也被加封为“蟒天神王”，成为全闽之冠。蟒天神王与三子巡游民间时，只要发现山精水怪在侵犯人类，便出手惩治。蟒蛇王受封正神为“蟒天洞主”，成为人间正义之神的化身，保一方水土平安，为普通民众所崇拜信仰。如今在福州闽侯县的洋里、蕉府行宫和青竹境有三座供奉蛇王“蟒天洞主”的宫庙。在此基础上，相关信俗活动也依然活跃，也凸显了崇蛇文化与原生海洋信仰之间先冲突后融合的一种曲折的文学艺术表现。

蛇图腾的信仰是闽都渔民的海洋文化心理之一，表现了一种恢宏的气势、非凡的想象力和神奇而又浪漫的色彩，高度吻合了闽人敢于冒险、勇于拼搏的海洋族群精神特质。

(二) 源远流长的海神信仰

于《闽都别记》而言，关于陈靖姑的信仰传说作为全书的关键线索，不仅阐释了闽地的确存在海神信仰，还例证了海洋文化与海神信仰之间的关系。对于福州来说，这里的海上贸易比较发达，具有明显的海洋文化特征，海神信仰是至关重要的。福州人民信仰海神，正是因为其内容和形式是和涉海人群的生计生活密切相关的。

我国的海洋神灵伴随着闽都人民走向海洋、了解海洋、探究海洋、追求海洋利益的历程，而在这样的道路上，海洋文化也在不断地充实和发展。在福州的民间诸神中，临水夫人与妈祖是最有名的两位女神。临水夫人是其称号，她的原名为陈靖姑，又称顺懿夫人。临水夫人的信仰在唐末五代时期逐渐形成，原先属于民间巫医信仰，但在《闽都别记》中，她是一个无所不能的女神：既能斩妖除魔，也高悬秦镜；能祈晴祷雨，能保民救胎，她是民众心目中随时会显灵帮助自己的力量。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到过：“其书有出

于文人者，有出于教徒者。……盖当时以为幽明虽特殊，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10]32}女神陈靖姑无疑也有着同样的理由，才会应运而生。

在《闽都别记》中，由二一回记述临水夫人如何诞生到坐化，再到第八三回擒杀长坑鬼这62回中，作者描绘了古代闽都人民所信仰的以临水夫人为首的那些各等夫人婆官的形象以及信仰的内容。据《闽都别记》二七六回记载，有一长乐蔡氏，世代在琉球为官。明万历年间，耳目大夫蔡金域有一个女儿叫红亭，16岁，她天赋禀异，瞬间即可在海上神游千里，熟睡时常常出大汗。一次姐姐看见她满头大汗地睡着，便把她摇醒了。她睁开眼睛就说：“姐姐断送了几十条人命啊！”姐姐问其原因，她说：“在一处海域有海船遭遇风浪将倾覆，妹妹我正在和风神作战，已经获胜了，现在被你摇醒，风神能饶恕那些船吗？”姐姐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父亲经查证后确认是真事。一天，她在海上遇到了临水夫人，就恳请临水夫人收自己为徒，临水夫人答应了。没过多久，驻守翊地的封王有使者经过该地，听到了这种奇异之事，就拉着她一起去朝廷见王。途经长乐时，红亭拜谒了蔡氏祖祠，与族人相互叙述家世，众人得知她是蔡氏姑姑一辈。没过多久，他们一起到达海滨，看到一个和神龛十分相像的岩石，红亭不久就在其中坐化了。族人非常惊异，就按照她的肉身塑了一个雕像。从此，行船的人在海上遇到大风浪时，只要高声呼喊“蔡姑婆”，都能够获得救助。

以上故事都说明了海神体系已经在闽都人民的心目中深深扎根，特别是临水夫人及蔡姑婆这类镇压叛乱、保护海上秩序、确保海上航行的神系的确立，在涉海人群的心目中构建起了一个完善的保障系统。海上商业贸易变得安全，大大增强他们追求海洋经济的信心与勇气，使得古代海洋经济不断发展，从而推进了海洋

文化的阐扬光大。

《闽都别记》从经济、文化、信仰三方面呈现了闽都的海洋文化，其中对闽地习俗的记载，海洋经济以及信仰的叙述，一方面体现了时易世变，远洋贸易的迅猛发展；另一方面也刻画了由于海洋经济崛起，人民生活观念的改变。海洋的那头曾是遥不可及的，但随时代发展，《闽都别记》中对海洋的描绘由恣意发挥到深度写实，正是说明了闽地人民对海洋文化观念的不断深化，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色。小说中所描绘的海商性格自由无畏、勇于冒险，闽地人民对于蛇图腾的崇拜以及对神灵的信仰，无一不体现出闽人在经历了海洋交流后实现的多元化的海洋文化价值，折射出海洋文化的实用理性之光。《闽都别记》以扎根在这沃腴土地上的文化内涵，体现了闽省之都独特的海洋文化观，更能从中去探寻那古老华夏民族悠长的海洋文化脉息。

参考文献：

- [1] 杨中举. 从自然主义到象征主义和生态主义 [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 [2] 林蔚文. 福建乡土文学的瑰宝:闽都别记 [M]. 福州:海风出版社,2004.
- [3] 邹剑萍.《闽都别记》中的海洋叙事及文化价值 [J]. 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
- [4] 薛菁. 闽都文化若干问题探研 [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
- [5] 叶明生. 闽西上杭高腔傀儡夫人戏 [M]. 台北:财团法人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出版社,1995.
- [6] 里人何求. 闽都别记(中) [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
- [7] 刘向. 山海经 [M]. 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9.
- [8] 中国文史出版社编. 二十五史·宋史(下) [M].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
- [9] 泉州学研究所课题组. 海洋文化与“泉州学” [C] //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 北京学研究文集 2008 (上). 北京: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2008.
- [10] 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 [M].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6.

Marine Culture in *Record of Mindu*

LIN Juan

(School of Humanities, Minjiang University, Fuzhou 350108, China)

Abstract: *Record of Mindu* is local literature works compiled by a Fujian person and is the treasure of Fuzhou folk culture and folk literature. The character features and customs shown in *Record of Mindu* are inextricably linked with marine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rration, economy and belief of ocean,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writing of Mindu marine literature in *Record of Mindu*. At the same time, concentrating on the embodiment of marine culture in the works, it analyzes the status of Mindu literature in Chinese marine literature and inspires people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marine literature at the present time of developing marine culture.

Key words: marine culture; *Record of Mindu*; marine narration; marine economy; marine belief

(责任编辑 梅 孜)

(上接第 12 页)

Functional Analysis And Sense Division of Modern Chinese Function Words: A Case Study of “Geng”

WANG Xueya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Ludong University, Yantai 264039, China)

Abstract: Construction grammar theory is the basis for studying the function and sense division of modern Chinese function words. The core meaning of adverb “geng (more)” shows the deepening degree and increasing or decreasing quantity, and the word is mainly used before adjective or verb (phrase) for comparison. Sometimes it is presented in a “(lian) (even) … , geng bu yong (bie) shuo (let alone) … ” construction. The learner’s dictionary of function words should divide the senses and distinguish between word meanings and construction on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construction principle. For the function words which have the independent construction forms in the course of use, and whose meanings cannot be deduced from the words, the separate construction senses should be set up.

Key words: “geng (more)”; core meaning; learner’s dictionary of function words; construction principle; construction sense

(责任编辑 梅 孜)